

国外著名建筑师丛书

路易·康

李大夏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

衷主义老套。后现代主义名流又贬之为不伦不类，虽然空间组合、平面关系有某种古典式的手法特征，但总是连个入口都找不到，——现代建筑的通病。总的说来，在洋洋然的评论中，褒者居多，贬者甚鲜。关于他的理论和作品，至今讨论十分热烈。近年来，相当多的建筑评论家认为，路易·康是一位在现代建筑的演变中居关键地位，因而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提供重要启迪的学者，认为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是一个理论、实践皆极为出色，因而无愧为当代大师的人物。作古十载有余的路易·康，仍然活在建筑论坛上，这也足证他在本世纪建筑历史中所处地位的举足轻重。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当路易·康成名时，我国建筑界与外界交往日少。随后的15年，闭关日甚。因而，我们对路易·康的情况所知甚少，他的作品只约略见于某些书刊，而其建筑理论则一直未曾较为详尽地介绍。今天，在中外交流日益频繁的气氛下，我们有可能完整地回顾一下康的生平事业，对他的理论和作品作一番研讨，既可补足过去20年的欠缺，也可能为我们在传统、创新等问题上寻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组织的这一套国外著名建筑师丛书编著工作在彭华亮先生主持下开始于1985年。承蒙出版社的信赖，把路易·康这一专册安排给我来试试。接手之初，认为不难下手。但在几个主要图书馆跑了一趟之后，发现十分棘手。——因为康之成就卓著的时期，我们对外界所知甚少，因此书刊资料的收藏也颇卑薄。为了及早动笔，向国外的朋友求援，找到一些评论和文章。但总觉得支离破碎。其间也曾试图到U·Penn去研究一段时间，但也终于没有如愿。拖了一年复一年，每遇彭先生简直汗颜以对。幸运的是，今年夏季得到一本由罗纳编著的路易·康作品全集，终于令我有机会从他的毕生成就来进一步努力理解他的一生。就在这么多方面的竭诚帮助、支持下，使我的信心得以充实。为此，请各位读者允许我借此一角，向我的朋友吴维安先生，墨菲夫妇(M. & J. Murphey)和陈建邦先生致谢。他们都是建筑师，很忙。但都应我的请求，跑图书馆、档案馆，收集资料寄给我。我也要表一表对内子郭锡玉的谢意。这也许多余，因为，我一直在她的支持、帮助下做事。只是，读者朋友是无以从字里行间看到她的心血的。当然，编辑部和许多读者给了我众多支持和鼓励，我恳切地向你们致谢，然而更多地期待着你们的批评指正。

李大夏

1989年隆冬时节

(京)新登字 035 号

路易·康是本世纪中叶鹊起而名闻全球的美国建筑师。他是我国第一批现代建筑师中多数人的同学，曾一同受业于法国鲍札体系影响下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康是世纪同龄人。当他名噪世界建坛时，已年过50。在他的最后三分之一生命旅程中，被推崇为当代建筑诗哲，曾荣获10多枚奖章，北美、欧洲、拉美诸多学会团体和学府授予他20多项荣誉称号和名誉博士学位，在欧美17座城市中举办过作品和绘画展览，并且在耶鲁、哈佛、麻省理工、宾州大学等四所著名学府兼任教职。一生中不仅有160多项设计和规划作品，而且论著丰富，观点深刻，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他既是一位成就杰出的开业建筑师，又是一位建筑教育家，是费城学派的领袖，被公认为跨越了两个时代——现代和后现代，起了承前启后作用的人物。

本书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康毕生成就的综述和评论，第二部分选介了康的主要作品34项，第三部分是康的几篇代表性的论文以及影响较大的论述（摘录）的译文。书后还附有康的履历年表、作品详目等。

国外著名建筑师丛书

路易·康

李大夏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密云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0¹/₂ 插页：8 字数：264千字

1993年8月第一版 1993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600册 定价：9.55元

ISBN7-112-01872-2/TU·1420

(6897)

出版说明

在失去理性的岁月里，研究国外（主要是西方）曾被视作禁区，建筑学术空气几乎沉寂得令人窒息，出版这方面的书籍就更是少得可怜了。

近几年来，开放政策的春风，苏复了沉睡的大地。立足国内，冲向世界，从而大大缩短了我国建筑师的时空感，西方建筑理论、流派、思潮和创作实践愈来愈引起广大建筑同行们的兴趣。新形势的挑战，促使这套《国外著名建筑师丛书》应运而生，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组织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是：活跃学术空气，扩大建筑视野，交流技术信息，努力洋为我用，为我国建筑学术理论和设计创作水平的腾飞作出贡献。通过建筑师的“神笔”，把祖国千万座城镇，规划设计得更加美丽迷人。

本丛书首批共分十二个分册。主要是介绍被世界公认的十二名著名建筑师。每个分册介绍一名。他们是：F·L·赖特，勒·柯布西埃，格罗庇乌斯，密斯·凡·德·罗，埃罗·沙里宁，A·阿尔托，尼迈耶，菲利浦·约翰逊，路易·康，贝聿铭，丹下健三和雅马萨奇。计划第二批将陆续补充一些。本丛书的编写体例基本包括三个部分，即：有关建筑师本人创作思想的评介；本人设计作品选；本人主要论文著作和演讲稿。另在附录中还列有建筑师本人履历、作品年表及论文目录等，供读者参考。每个分册的编写内容均力求突出资料全、观点新、图照美、版面活的特点。

在组织本丛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全国有关建筑学专家、教授和建筑师同行的大力支持，这里谨向他们及协助提供资料的有关单位和个人表示深深地谢意。

序 言

一位老者，身高不足5英尺6英寸，满头白发，带着一副勒·柯布西耶式的黑框眼镜，下巴上有大块烧伤的疤痕，这就是路易·康，本书卷首照片留给人们的印象。

路易·康出生于1901年，可以称之为世纪同龄人。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是突飞猛进的时期，——也许活在每一个世纪的人都认为该世纪是空前发达的时代。这一个人类进入立体空间活动并进入太空的时代，每一天的变化都令人目眩心迷。且不举那些多姿多彩的二十世纪生活方式，我们只要看看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于本世纪的事实，以及这之后军备竞赛所造就核武库的毁灭力量足可把全球再返回到“混沌未开”状态的可能性，就足证本世纪之伟大了。黍陪一隅，作为为人类活动服务的建筑，自然也就十分欣荣。建筑师们因而也遇上了好时光，涌现了一大批杰出人物。的确，本世纪的建筑大师就是成打之数。而名建筑师和建筑名作，确实也如众星璀璨，数不胜数。缘此，为名建筑师立传，研究他们的思想、观点、手法、作品一时十分盛行。此举既非纯为某人某流派树碑立传，也不全为今日和未来发微探幽。在人类文化史上，建筑艺术及其作品占有不容轻视的地位。由此，或者说，建筑师传略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并不应当有逊于政治家、军事家传略，也不应当有逊于建筑通史、专题建筑史典籍。

建筑大师们的传略多见于国外书肆。这些书，为人们较为全面地理解名建筑师的思想 and 作品，提供了生动活泼的背景。在中国，这类书就见得少了。这倒不单因为政治上曾经有过的闭关锁国，也还因为建筑这个行当，在中国历史上只够位列于三教九流之末，地位卑微，——直到今天，也只见到梁思成、杨廷宝、刘敦桢诸位作古老先生的文集，足为一斑之证。我们常常为中国建筑之式微叹息。看看建筑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可知这种状况也属必然。今天有许多人士奔走、呼号，力图改变中国社会对建筑文化的木讷，近年的状况给我们以希望。

大师们的生平，多数颇富戏剧性。勒·柯布西耶被法西斯视为共党，而又被其他人目为法西斯同路人。密斯·凡·德·路因范斯沃斯住宅受到攻讦，麦卡锡主义对他复上过一层阴影。弗兰克·劳·赖特的东塔里埃森，发生过凶杀、纵火，使赖特几乎彻底破产……。除这些逸史秘闻外，作品、理论，门生、助手，学派、奖章等等构成了每个人的绚烂生活。路易·康在这方面颇与他人相似，所不同是在建筑这一创造性的行业中，一生中大部份时光，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在将近30年的漫长岁月中，他思索着建筑艺术的真谛，探讨着建筑创作的契机，掂量着历史、今天与未来，惶惑地等待着自己的时机来临。

康成名时，已近60岁。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犹若笔端生花，作品遍及美国东西两岸和南部，中亚、印度次大陆，以至欧洲。他从事建筑教育20年，培养出一大批青年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使沉寂了三、四十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重振昔日声誉，被人们尊称为“费城学派”。

已有不少人士对路易·康的作品、学识和为人从各种角度评析。有的人说，康虽然已经辞世十年，但他的影响似乎更为巨大。在日本甚至于有一批建筑师以秉承康的理论为己任。但也有人说，康只是康，在世时他有杰出的成就，谢世之后也就是往日陈迹罢了。有人说，康的作品可称之为新古典主义，历史主义。但现代主义者认为他始终未能进入“现代”，难脱折

目 录

1 评述

“建筑诗哲”路易·康

——跨越两个时代的杰出人物	3
家庭和童年教育	3
20年代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4
自大萧条到二次大战间的康	5
50年代脱颖而出	6
建筑教育家的生涯——耶鲁、普林斯顿和 U·Penn	9
新历史主义？新古典主义？	10
建筑诗哲的创作哲学	13
殒落在辉光熠熠之时	16
康的身后，Post-Kahn？	25

2 作品

1 费拉德尔菲亚市中心北三角区规划设计 1945~1948	29
2 费拉德尔菲亚市中心规划——交通 1952~1953	31
3 费拉德尔菲亚市中心规划——宾夕法尼亚 中心 1952~1953	32
4 费拉德尔菲亚市中心规划——城塔 1952~1957	33
5 潘尼拍克花园公建住宅 1949~1953	36
6 米尔溪公建住宅 1951~1962	37
7 米尔溪社区中心 1951~1962	38
8 奥瑟住宅 1939~1943	39
9 埃赫里住宅 1947~1948	41
10 杰尼尔住宅 1948~1950	42
11 威斯住宅 1948~1950	43
12 耶鲁大学美术馆扩建 1950~1953	45
13 劳联——产联医疗服务中心，费拉德尔菲亚 1954~1956	48
14 屈灵顿犹太人社区中心 1954~1959	50
15 克莱弗住宅 1957~1961	53
16 宾夕法尼亚大学理查德医学研究楼 1957~1964	54
17 论坛回顾报印刷所 1958~1961	59
18 第一唯一神教派教堂与主日学校 1958~1969	61
19 萨尔克生物研究所 1959~1965	63

20	埃希里克住宅 1959~1961	69
21	夏皮罗住宅 1959~1973	70
22	费舍住宅 1960~1969	71
23	布瑞安·毛厄女子学院宿舍 1960~1964	72
24	美国管乐团水上演出舟 1960~1972	75
25	福特韦恩艺术中心 1961~1973	77
26	印度经济管理学院 1962~1974	79
27	孟加拉国首都政府建筑群 1962~1974	86
28	埃克斯特学院图书馆与学生食堂 1965~1971	95
29	奥立维梯——恩德伍德工厂 1966~1969	99
30	肯具尔艺术博物馆 1966~1972	100
31	贝斯——埃尔犹太会堂 1966~1972	105
32	耶鲁大学英国艺术和研究中心 1969~1974	106
33	尼泊尔家庭计划中心 1971~1974	111
34	柯曼住宅 1971~1974	112

3 论文

静谧与光明

——路易·康于瑞士苏黎士理工学院的讲演（1969年2月12日） 115

形式与设计 124

我爱起点

——在阿斯平设计会议上的讲演（1973年） 131

言论摘录 137

一、什么是建筑 137

二、建筑师的职责 140

三、建筑与社会 143

四、建筑与时代 143

五、建筑设计 144

六、建筑与环境 147

七、建筑与装饰 147

八、建筑的传统与革新 148

附录

1 路易·康履历获奖及荣誉称号 149

2 路易·康作品详目及内容简介 151

3 主要参考文献 162



评述

“建筑诗哲” 路易·康

——跨越两个时代的杰出人物

家庭和童年教育

人生漫长岁月中总在不断学习。外来知识总要经过个人脑海的加工而被对照、认识、删削、容纳、积累。为此，如果追溯一个人外露的气质，那么最原发的文化归属，正象一个酵母，决定了今后在外界条件下整个发展过程的特征。我们在后文中，要逐渐展开康的思想、言论和实践。为了尽可能完整地探讨其思想的踪迹所至，回顾一下他的童年和家庭也许不无意义。

1901年2月20日，路易·艾瑟铎·康（Louis Isadore Kahn）出生于波罗的海的萨列玛岛。这是爱沙尼亚的一座小岛，当时处于波兰统治下。康，是一个犹太家庭的“姓”。路易的父亲是一名虔诚的犹太教徒，母亲伯莎出身于名望甚高的门德尔松家族。伯莎·康与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费列克斯·门德尔松是亲戚。当时，门德尔松家族的这一支移居于波罗的海东岸已历时数代。伯莎的祖父摩西·门德尔松是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中有名的犹太哲学家，定居于拉脱维亚首府里加。她的父亲则是里加城里颇具声望的犹太希拉，当其谢世时，全城为之点燃白蜡烛。其时，里加人口达20万，是波罗的海东岸最繁华、发达的城市。虽然不若费列克斯·门德尔松那般在乐坛享有盛名，伯莎·门德尔松也曾是一名才能出众的竖琴手，同时，还是著名文学家歌德和席勒的崇拜者，路易·康自幼年起就处于他双亲的文化熏陶之下。自然，宗教，音乐以及歌德、席勒等人的文学作品，自小即成为路易·康的精神食粮。因此，18世纪以后，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意识主流——浪漫主义以及由新柏拉图主义演变而成的存在主义，对路易·康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在童年时即已存在，而路易和伯莎的母子之情甚笃。即使成年之后工作十分繁忙，他也经常与其母亲抽空长谈。这位聪敏的母亲在路易·康的成长中也是一位良师益友。

路易·康一家于1906年移民美国。移居的原因，不见有关书籍介绍。从康和门德尔松这两个家族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成就来看，经济地位似乎不属移居的首因。然而，我们知道，在这一片处于俄罗斯、波兰、德意志交替发挥主导作用的政治敏感地区，这些势力中的任何一个都持强烈的反犹、虐犹倾向。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这个家庭宁可放弃相对安定的生活条件冒着种种危险而到一块陌生的国土上去面对难以捉摸的未来。

美国的“第一代移民”，总是带有强烈的母国特色，因而也常常与这一新大陆上的新型社会难以融合。各不相同的民族传统，价值观以及血缘关系，使移民们形成了一个以各自传

统文化为纽带的小社会。在今天美国，沿一条街道驾车而行，从各种宗教建筑的式样可以清晰地辨认各个街区居住者所属的教派、原国籍。同样，本世纪初，路易·康一家落脚的地段是北费拉德尔菲亚老城中一片讲高昂铿锵柏林德语和意第绪语的犹太教街坊。这片土地上的人并不富裕，他们得拼命的工作以养家活口。路易的双亲与众人一样，得拼力工作以养活一家人。伯莎·门德尔松·康，是邻里中有名的“聪慧女士”。她的文学修养、音乐天赋，相当深刻地导引路易·康走上了特定的人生之路。中小学时期，路易在音乐和绘画上的天赋开始表露。他的钢琴演奏技巧已足可到无声电影院中为观众助兴，挣点钱贴补家用。1912至1920年间，先后在费拉德尔菲亚中心中学和公立工业艺术设计学校求学。期间，他的绘画技法也有相当进步，因而多次获奖。结束中等教育之前，已得到费城艺术学院的艺术奖学金以进而专习绘画艺术。青少年时代的路易·康显露出了不同凡响的才艺。这些先天和后天的秉赋，是他终于成为一代名建筑师的条件。

20年代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由于建筑属于最古老的行业，建筑学专业教育也是大学中最古老的专业之一。它古老而又永无穷尽地富蕴创造性，自文艺复兴以来六百年中，一直在西方世界保持着令人欣羡的社会地位。由于有欧洲最强大的君主政体，法国在17、18世纪已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建筑师和建筑学术机构。它们，成为现代建筑教育的前驱。今天人们简称之为鲍扎（Ecole des Beaux-Arts）的巴黎美术学院，对近现代建筑教育所作的贡献尤其突出。在它历时150年左右的历史中，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建筑教育体系。尽管以今天的尺度，这一体系已属落后陈旧，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一体系仍有不少足可借鉴的长处。这一教育体系对美洲大陆的影响可谓至大。上一世纪末，本世纪初，不但有诸多美国建筑师如路易·沙里文，理查逊等人都到巴黎美术学院学习过，而且法国建筑师保尔·克累特（Paul Cret）也曾长期主持过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建筑系系政。在克累特担任系主任期间，一切均仿照巴黎美术学院。学生们经受严格的古典美学和造型训练，建筑设计的楷模是各种历史传统的优秀遗产。中轴对称，序列空间，古典柱式，敦厚的纪念性体量，是教学要求，因而也是学生设计作业的共同特征。在芬兰建筑师依利尔·沙里宁创立克累安勃洛克学院（Cranbrook），格罗庇乌斯主持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密斯·凡·德·路就任伊利诺依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以前，保尔·克累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教学体制是美国各建筑院校所崇奉的唯一的建筑教育体系。这或许为我们提供一个解释，——为什么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代建筑已经风行欧洲大陆的时候，美国还在建造陶立克和爱奥尼柱式的林肯纪念堂；为什么又过30年，后现代思潮首先在美国建筑界得到广泛的响应。笔者认为，除了文丘里的一些作品外，其他所谓后现代大师的作品都在鲍扎（Beaux-Arts）的遗产中仿佛可见某种影踪。

20年代初，中等教育的最后阶段，路易·康选学了一门建筑史课。他觉得建筑比绘画更适合于他，从此，就在保尔·克累特的U·Penn建筑系中学习建筑学。十分有趣的是，当时这一块建筑教育园地，也成了现代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摇篮。杨廷宝、童雋、谭垣、陈植、赵深、哈雄文、王华彬等20多名第一代中国建筑师都是U·Penn的建筑学硕士或学士。他们与路易·康同窗，在世者多还记得这位下巴上有烧伤疤痕的故人。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当代建筑教育也在相当程度上沿袭着鲍扎体系。在这一体系锤炼下，学生们谙熟希腊、罗

马柱式、哥特拱券结构；纵横轴线、十字形、对角线的构图原则；正方、圆、正三角形、等腰三角形等简单几何形的造型力量。此外，线条、墨色、色彩等表达手段的基本功也十分扎实。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美国建筑师，比他们的中国同窗的际遇差得多。中国留学生们回国后，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南京政府得到了一个短暂的升平时期，建筑活动有所高涨，提倡“国粹”的民族主义倾向也盛行一时。他们成为建筑界的一代骄子，运用鲍扎理论，探索过“中国建筑文艺复兴”的可能性，然而，路易·康和他的美国同窗们却是出得校门来不久，就逢经济大萧条。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社会大动荡，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各种政治力量间的斗争。在受骗大众的拥戴下，希特勒法西斯攫取了政权，大肆镇压左派。颇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鲍豪斯，已无法继续其现代主义的教育，被迫关闭。格罗庇乌斯、M·勃鲁尔、E·门德尔松等现代派建筑师纷纷离国而去。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流徙，都来到美国。30年代初的美国，从严重的大萧条中逐步复苏。1932年，H·R·希契柯克和菲利浦·约翰逊合力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国际建筑艺术》展览，重点展示欧洲现代派建筑师们在以往10年中所作的杰出努力。其中，尤其是魏森霍夫住宅展览，荟萃当时欧陆现代建筑之精英，令美国建筑界和社会大众耳目一新。在这个传统力量不强，追逐新奇时尚的国度里，现代建筑的代表人物与作为时尚而流传的“国际风格”，风靡一时，折衷主义的余响至此而绝。U·Penn建筑系的声望也即一落千丈。人们瞩目于格罗庇乌斯在哈佛的作为，密斯·凡·德·路在阿莫理工学院（伊里诺伊理工学院的前身）的言行。路易·康，和他的同代同行们遭到了冷遇。

路易·康往何处去？迎合潮流，在方盒子，钢，玻璃建筑艺术中觅取自己的一席之地？不少同时代人这么做了。康也尝试过。然而这是不是建筑艺术的真正答案？在过去的营垒和今日的营垒之间，他寻求着。

U·Penn建筑系往何处去？它从执牛耳者的地位逊落到了名牌学府名单之外。它有待于注入新的活力。

自大萧条到二次大战间的康

1932年由建筑评论与历史学家希契柯克和菲利浦·约翰逊以《国际建筑艺术》为标题的展览，其目录封面上第一次正式使用了“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这也许可以认为是新古典主义和新浪漫主义在美国失宠的时刻。

1924年毕业之初，路易·康在费城城市建筑师丁·莫里特的事务所里从事1926年费拉德尔菲亚建城150周年纪念的规划设计工作。1928年，他到欧洲游历，又到保罗·克累特的事务所里短暂地工作了一段时间。总的状况，是一名“静悄悄”地工作的建筑学硕士，默默无闻。许多与康同时代同命运的人，竭尽所能地去迎合“国际建筑”新潮流。然而，路易·康，并没有简单地皈依到现代运动的大旗之下。他被勒·柯布西耶的作品所触动，那轻灵简洁的工业化材料，抽象的几何形，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计划，使他大为惊讶。但是，由Beaux-Arts体系造就的康，其整个精神仍然归属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建筑艺术。

1935年起，路易·康开设了独立的事务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先后和乔奇·豪，奥斯卡·斯东诺洛夫等合作开设事务所。自大萧条时期，与一些城市规划工作者，如克莱仑斯·斯登，亨利·赖特等人建立起来的友谊，也使路易·康有机会从事一些城市开发性设计。在

将近 20 年的经历中，他的生活是一段并不太令人羡慕的苦斗。

“《奥斯卡·斯东诺洛夫和路易·康建筑师事务所》与 N·克朗海姆工程师（康的结构和设备工程师）以及 L·麦卡列斯特建筑师事务所共用一座老房子的顶楼。这座房子的主人是《晚间新闻》报。建筑师们的工作空间，与报社编辑部休息和午餐用的房子相互挨着，中间隔以脆弱的纤维板。由此，可以俯瞰几台繁忙喧闹的活字排版机。相邻的，还有一间巨大的公用厕所。编辑们、工人们的各种笑谈和新闻，透过板壁飞入绘图人员的耳中。白天有北侧、西侧的窗户为事务所照明，夜间则是吊在绘图桌上方里白外绿的伞形灯罩下刺目的灯泡…。绘图员们一星期工作 60 小时，路易·康本人连星期天也干工作。他经常对他手下的人说：‘来啊，干上一两个小时’”。

“康没日没夜地与绘图员一起工作。嘴里不是一支雪茄，就是一支烟卷。手中是一枝软铅笔或炭棒。他总是一边叙述着自己的理论、原则，一边一遍又一遍地在草图上画上无休止的线条。有时，一个成熟的念头随着铅笔或炭笔逐渐明晰地出现于纸上。有时，可能依然是一纸混沌，有待于绘图员再画成草稿来和路易·康作另一轮摸索。”（摘自绘图员 D·惠斯登的回忆。）

战时，全国的建筑活动也都为战争服务。材料使用有相当严格的限制。斯东诺洛夫、豪和康等合作，在费城、华盛顿特区和宾州的其他城镇设计建造过一些公共住宅。路易·康也还为一家制造厂商设计过成批生产的“战时房屋”，但没有得到投产的机会。…

建筑师这一令外行欣羡的职业，于某些真正有所追求的建筑师而言，决非那种东抄抄西凑凑而财源不竭的行业，认真创作的建筑师，与任何其它艺术领域的创作一样，总面对着其味无穷的探索，然而也常常是苦乐参半，或者说这种无穷的探索根本就是一种五味杂陈的合剂，甘苦何须一辨？路易·康的早期奋斗，正是这一类型建筑师相当典型的生活经历。也许，正是这段经历，使康在 50 年代飞速步入了名建筑师的行列。

50 年代脱颖而出

历经 30 年的摸索与徬徨，路易·康终于在自己的事业中迎来了转折点。美国人心目中本世纪前 60 年最了不起的“美国”建筑师只有两个：F·L·赖特和路易·康。然而，这两个人际遇却很不相同。前者在 28 岁时已经以芝加哥郊外橡树园的“草原住宅”而赢得了美国社会的青睐，迅即由一名农村青年成为知名度相当高的建筑师。40 岁即在柏林举办了个人建筑展览会，继之还印行了作品专集，成为举世闻名的建筑师。他风流倜傥，艳闻和凶事交织成他建筑师生涯的第二主题。然而，路易·康迟至 50 年代，在接手耶鲁大学艺术画廊扩建项目前，虽然有过一些建筑作品，但是真正有所突破并令建筑界刮目相看之时，却已五十岁过头。人们说，建筑学专业是老人的职业，象赖特那样，年青时代即崭露头角的并不多见。那么，象路易·康这般年过半百而后，方以横溢才华为国际建筑界所瞩目的人物，更属鲜见。

人们把耶鲁大学艺术画廊的扩建项目，视为康的成名之作。在纽黑文这座大学城中，时至路易·康接手这一项目时，新建筑并不多，它象哈佛大学那样，充满着英国剑桥、牛津一样的学院气息，建筑亦然——古老灰黯的石材建筑，厚重的历史形式和体量，从哥特、维多利亚到折衷主义。在如此浓郁的历史主义环境中，康的设计显得几分拘谨。沿教堂街的立面，他小心翼翼地使之与原有建筑在色彩、表面质感以及线面分划上保持统一，在建筑细部处理上

简陋、粗糙，地位谦卑。从这一侧看，扩建部分犹若狗尾续貂。然而，在室内和面向室外展坪、绿地的另一侧，康大胆地运用了钢和玻璃以及流动空间、三角形密肋楼盖结构外露等典型的现代手法。在室内，他首次以一些简单几何形作为空间构图的“元”。那融结构、空间构图、装饰和设备管线于一体的三角形密肋楼盖，把勒·柯布西耶的朴野主义，奈尔维的装饰性结构等手法——现代建筑运动中最最为人称道的精华，汇集一体。这一特色，由这时起成为路易·康的个人风格中重要的一个方面。这种照顾历史环境，又竭力求新的二元的做法，显然是在两重压力下的风格“复合”——时代的压力和耶鲁这一具体环境的历史的压力。如果说，耶鲁大学艺术画廊扩建工程呈现的是某种比较浅表、比较生硬的“复合”，那么稍后的特雷顿犹太人文化中心以及1957年之后完成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理查德德医学研究大楼，已呈现某种非压力加工式“复合”而成的二元，而是传统与现代在各个方面的交织。

在这种“交织”的过程中，路易·康从幼年起蓄积的文化素养开始并发出异彩。他不但有设计作品问世，而且作品常常伴有自成一格的理论作支持。他的理论，既有德国古典哲学和浪漫主义哲学的根基，又揉以现代主义的建筑观，东方文化的哲学思想，乃至中国老庄学说。他既从事建筑创作实践，又先后在耶鲁、普林斯顿和U·Penn从事建筑教育，应邀在许多国家发表演说、文章。在建筑理论方面，他的言论常常如诗的语言一般晦涩、艰深、令人费解；然而也确如诗句一般，充满着隐喻的力量，引人而又多义。他的实践，似乎为这些诗句般的理论做了注解；而他的理论，似乎又为他的实践泼洒上一层又一层神秘的色彩。在20年的颠峰状态中，他的作品遍及北美大陆，南亚和中东，他的弟子成为今天美国以至其他国家建筑界、建筑教育界的中坚，而他的建筑思想，更是风靡一代又一代的建筑师。人们既为他的萨尔克生物研究所、福特沃斯艺术博物馆、达卡行政中心等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惊叹，也为他那些谏语一般费神劳思的名言折服。有人称他为新古典主义者。评价更高的人们则崇奉他为一代“建筑诗哲”。20年中，他盛名不衰地奔走于几大洲。美国建筑师协会和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先后授予他金质奖章。盛名之下的路易·康，对待他的作品仍然持30年代的严谨工作态度。他自己每周工作80小时以上。他的雇员们往往也被迫每周工作80小时以上。雇员们回忆道，周末是令他们不安的。因为，平时康没有太多时间静下心来考虑正在进行中的设计工作，周末于他就格外可贵。他总是趁周末钻到事务所里，就他最为挂心的设计项目，抓住任何一个遇到的人一起从事方案修改。这么一来，某一方案的设计负责人（project architect）在星期一早上于自己图板上见到的可能是一张新的草图。他必须赶紧看懂它，再赶紧画出来，以备康不时过问。这种变幻不定的修改，于一般人而言，简直太过份。人们很难在前后两次方案变动中捉住康的思绪，然而，如果把一个项目的三、五次，以至七、八次大修改的草图放到一起来看，一种由衷的钦佩，就会在心中升起。（图1）

康并不是全凭倏忽一现的“灵感”来设计，而是凭精雕细镂的深入再深入。康的作品常常就在这种高强度劳动的过程中，具备了迥异于一般，而又令多数人十分激动的设计质量。

康的成功，我们自当归因于他个人的天赋、勤奋和机遇。然而，也是时代的契机所然。19、20世纪交替之时，现代建筑运动在对折衷主义的批判中确立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它是工业化过程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一个新的高度上的自我表达。这一表达的基本特点是，文化成果的创造者和分享者越来越多，文化成果的商品化程度越来越强烈，以及伴随而来的高效率、低成本和大量倾销等商业化竞争。作为文化一部份的建筑，也必然处于同样的商品化和受市场机制调节的过程中。同时，作为人类活动的“容器”，建筑也一定要强烈地受到其他种种文化形态演变的影响。换句话说，从物质因素决定的实利层面上讲，人们总要急功近利地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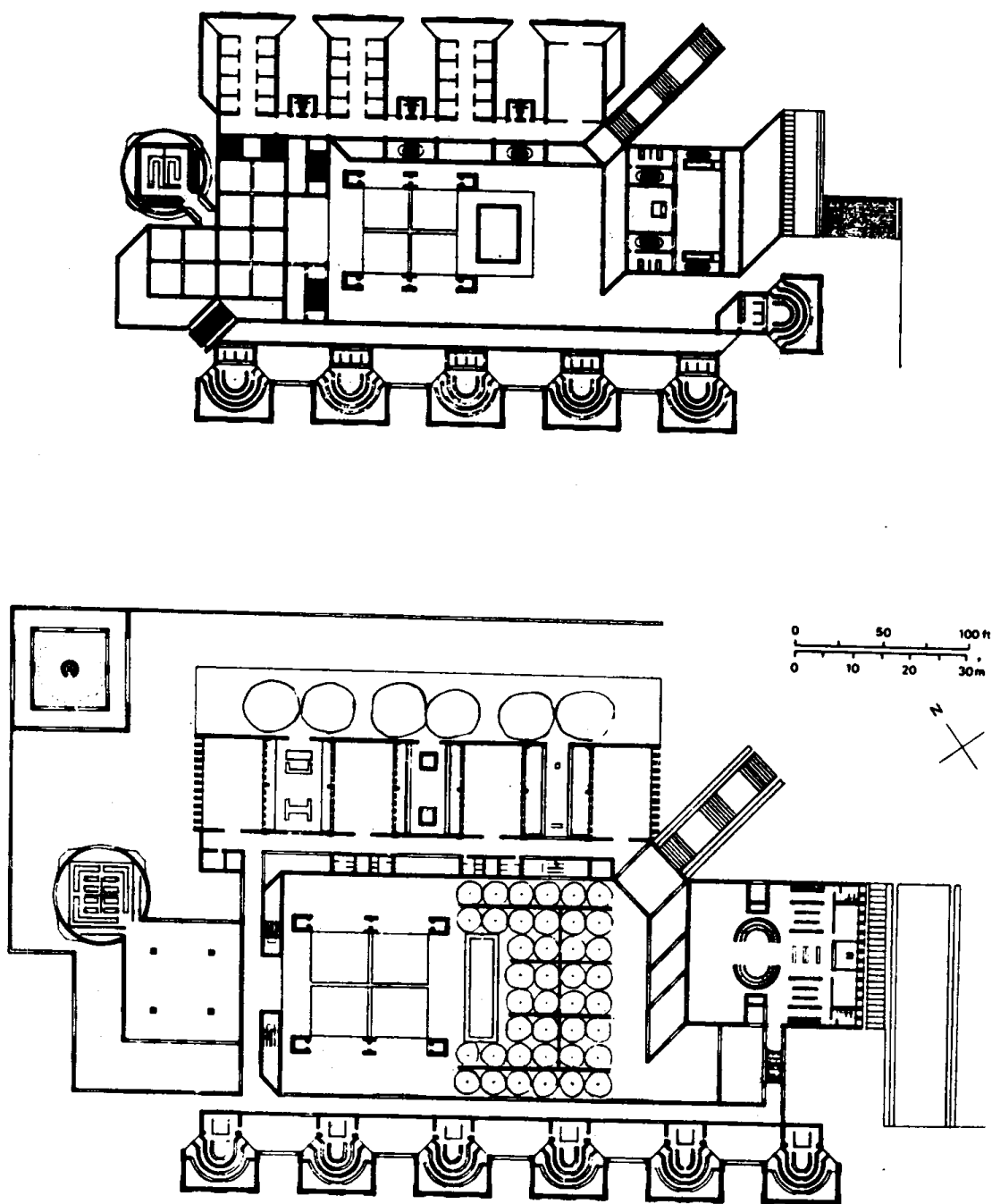


图 1 印度阿赫默德巴得经济管理学院的平面方案演变稿二，上图成于 1967 年，
下图 1969 年，是整个方案演进过程中的第六、第七稿

适用性。这就是，为什么本世纪前半叶，方盒子终于取代了折衷主义，钢筋混凝土、玻璃、钢、塑料等新材料终于在建筑市场上挤走了传统材料的原因。然而，建筑艺术又具有十分强烈的精神属性。人们赞美现代建筑崭新的空间概念、简练的线面、纯粹的几何形，然而又觉得它们少了点什么，不那么可亲。明知道，神庙、宫殿、陵墓等往日陈迹，已失去了现实的应用价值，但他们一旦站到帕蒂依神庙、北京紫禁城、库孚金字塔前，都难以抑制不由自主的激动，由衷地体验到这些陈迹无与伦比的历史价值。其原因在于，尽管建筑是一种实用工艺类的作品，它的“移情”能力，相当隐晦，但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以及每个人从孩提时代即置身其中的建筑环境构成的建筑艺术审美意识，虽然不那么强烈，却是十分稳固。有人说，路易·康的特雷顿犹太文化中心游泳池，甚受赞赏，是因为其四棱锥形的屋顶，使人们回想起

那亲切的有屋顶的建筑形象；理查德医学研究楼之所以十分吸引人，既是由于重新使用了相背有时的清水砖墙，也是由于一个个高耸的小塔楼给人以哥特余韵，与 U. Penn 校园的老建筑产生了某种建筑情感的应答。而 50 年代之后的整个西方世界，在战后萧条过去之后，迎来了大幅度的经济繁荣。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中占的比例上升，他们所曾接受过的教育，使得全社会的文化审美意识水准也有所提高。而路易·康的作品，正体现了某种失却了的建筑文化的再现，属于一种蕴藉着丰富移情力的建筑艺术风格。日本建筑师香山寿夫（Hisao Koyama）评价路易·康的声誉跨越了两个时代。他把康和米开朗琪罗、贝多芬相比拟。米开朗琪罗跨越了文艺复兴和巴洛克两个时代，贝多芬跨越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两个时代。路易·康则跨越了现代和后现代。这一评价，并不过份。路易·康的确属于两个时代，他在两个时代之间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但是，路易·康，米开朗琪罗以及贝多芬，固然都对他们所处的各该两个时代起过极为重大的历史作用，但是，他们还必须正好生活在这种历史转折的时刻，才能裨阖纵横，推波助澜。中国的民谚是很精辟的：“时势造英雄，英雄助时势”。“英雄”，总还要生逢“其时”，获得好的机遇才行。

建筑教育家的生涯——耶鲁、普林斯顿和 U. Penn

路易·康既是一位成就杰出的建筑师，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建筑教育家。自五十年代，到他生命的终止之日，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这几所东部的著名学府，都有他的身影。其中，在母校 U. Penn 执教的时间最长久，并成为该校建筑系的精神领袖。

40 年代后期，曾在费城与康共事的乔奇·豪，到耶鲁大学担任建筑系主任。1947 年，他延请路易·康到耶鲁任教。康的实践尚未受到社会的注意，但其学术观点却相当吸引了学生，为此，人们称他为“建筑思想家”，半是赞誉，半是揶揄。1951 年至 53 年间，耶鲁大学艺术画廊扩建工程的设计，成为他建筑实践的转折点。从此，他的教育生涯与建筑创作活动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交相辉映。在现代建筑运动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统一了建筑界的 50 年代，流动空间、不对称布局、结构网格、自由平面、玻璃幕墙等等手法和技术已成为建筑时尚。路易·康也在 50 年代追随过这些。然而，他很快地怀疑起这种以简洁、纯粹为特征的新建筑形式能否完整表达建筑艺术的全部涵义。据当时在耶鲁的人回忆，乔奇·豪等人主持的耶鲁大学艺术和建筑学院，正热衷于 Bauhaus 体系，路易·康是教师中唯一的一位不按 Bauhaus 理论行事者。在教室内，他的思想不时行，他就在餐桌上，茶座上与学生交流。结果，相邻的一间快餐馆成了校外课堂。1957 年，他接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内的理查德医学研究楼的设计委托，也就从耶鲁转到母校来执教。同时，普林斯顿大学也邀请他参加学生作业评图。

理查德医学研究楼，在 50 年代后期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印象。它虽然以其变截面的转角悬臂梁等做法，强烈地散发着结构美学的气息，但是，清水砖墙，高耸的大小服务塔楼，与左近建筑既协调一致，又呈现出不同时代的对比。与此同时，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由于康的到来，也在经历 30 年衰微之后，渐渐恢复其美国第一流建筑院系的地位。60 年代起，U. Penn 建筑系在路易·康这位学术和精神领袖的魅力影响下，吸引着四方学生。据统计，当时在册学生中外国留学生占一半。以路易·康和 U. Penn 建筑系为核心，加上与康共事过的一些当代名建筑师，如：R·文丘里（Robert Venturi），N·拉埃斯（Norman Rice）、R·裘戈

拉 (Romaldo Giurgola) 等人, 形成了所谓的“费城学派”(Philadelphia School)。

对待教学, 康和他的同事们都是很认真的。每周两次的设计课, 常常成为马拉松式的座谈。有时是教员们的神仙会, 有时是教授和学生的畅叙。有时, 大家带上吃食, 拥到住地较近的某位教授家中, 就建筑或其他题目, 一聊直到半夜; 有时, 康带着教师和学生占下校园附近某个快餐馆, 也是一扯五、六个小时, 当年与康共事的教授以及他的设计教室中的学生, 回忆这些思绪横溢的交流, 感触仍然很深。康的话题往往深入到建筑艺术的根源, 涵义等哲理颇为精微深奥的内容。言词晦涩难懂, 是康的特点。人们常常听不懂他所讲的, 企求他讲得明白一点。康或是耐心地娓娓阐述, 声音平缓而又有点嘶哑; 间或也抱怨英语的词汇贫乏, 因而无从准确表达他的思想。无疑, 这些令学生们有时明白而有时迷惘的谈话, 启发了他们对建筑艺术的深入探索。不少人认为, 费城学派虽然存在时间不长, 但是新造就的人才既多且出色。据粗略了解, 当今美国 150 多所建筑院系中, 半数以上有 U. Penn 60 年代毕业生在执教。在其他国家中, 也有不少他的学生在从事建筑教育。如今这些康的弟子中, 不少已成为活跃于世界各地的名建筑师。可以说, 路易·康的建筑教育, 随着又一代人绵延不绝, 泽被后人。

路易·康不曾担任过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行政职务, 但是在教育思想上对这一块园地的影响颇为深刻。他认为设计是设计人对于设计对象应具形式的了解和揭示过程。为此, 建筑设计课程, 或者按美国的叫法, 设计工作室的指导, 不宜片面地关注于引导学生们觅取答案, 而是应引导他们去感知事物的本质。建筑创作, 与其他实用艺术一样, 从来不是单一的技巧手法的模仿传习。真正的创造, 总是依凭着作者比较深刻广博的修养, 对社会、对历史, 对创造对象的理解与感受。首先是本人的感受, 然后再看看别人怎么认为。这种比较抽象或比较具体地对设计思想、意图、观念的探求, 的确, 远比某种具体方案具体手法的指点、修改有更大的启发作用。为此, 他认为建筑设计指导教师的语言切忌意显义断。对于富有创作特色的建筑艺术而言, 无疑, 授业习艺双方之间的交流程式应当是“意会”多于“言传”, “神交”多于“匠艺”。康的说法正是抓住了这种教学方式的特点。

在他的硕士教学工作室里, 要求学生画小比例尺图, 做小比例尺模型, 以求说明“什么”(“what”), 而不必过于拘泥于细节。他在回顾自己成长的体验时, 曾说过: “每人都有一个自己觉得可以答疑解惑的人。我对自己说: ‘我干得怎样, 柯布西耶?’ 看, 柯布西耶是我的老师, 保罗·克累特是我的老师。我所学到的, 不是照他们干过的去干, 不是模仿, 而是去感知他们的精神。”

象任何一位热衷于教育事业的人一样, 路易·康对学生是充满感情的。他觉得学生中有些人能比他干得更出色。在教室中, 他的作用就象在教堂中一样, 为学生的每一点每一滴成就唱赞美诗。他曾说过, 从教室回来, 总感到清新、振奋, 有一种自我挑战感。他说, 并不是学生在教他, 而是他自己感到, 在和学生面对面的教学活动中, 所学到的似乎比所教出的更多, 而由此不断地自我完善着。拿一句我们熟悉的话说: 教学相长。每一位从事于建筑学专业教学的教师想必皆有同感。

新历史主义? 新古典主义?

路易·康于 60 年代初期进入为期 10 年左右的创作颠峰状态。60 年代前五年中开始设